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梦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国/镜智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5

ISBN 7-214-02463-2

I. 血… II. 镜… III. ①李德-生平事迹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1933~1935-史料 IV.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186 号

|       |                          |
|-------|--------------------------|
| 书 名   | 血色梦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国         |
| 著 者   | 镜 智                      |
| 责任编辑  | 欲 放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
| 邮政编码  | 210009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者 | 丹阳教育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8.25 插页 2                |
| 印 数   | 1—4125 册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版 次   | 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214—02463—2/K·385 |
| 定 价   | 12.00 元                  |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第一章 艰难旅程

- 人高马大的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农村的一只  
小船里蜷缩了两天两夜 ..... ( 1 )
- 死里逃生之后,小船终于缓缓而行..... ( 5 )
- 奥托·布劳恩终于第一次见到了红军战士,但进  
入中央苏区的路途却更加艰苦 ..... (12)

---

## 第二章 进入苏区

- 登上一座山头,共产国际顾问的眼前出现了一  
片崭新的气象 ..... (17)
- 白云、蓝天、和风,心情畅快的共产国际顾问浮  
想联翩 ..... (19)
- 骑在马上共产国际顾问神采焕发,胸中铁马  
金戈,雄图如画..... (25)

---

### 第三章 临危受命

- 在革命红都的沙洲坝,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翘首盼望共产国际顾问 ..... (29)
- 餐桌上,共产国际顾问狼吞虎咽,中共总书记相形见绌 ..... (36)
- “独立房子”中,共产国际顾问高谈阔论 ..... (41)
- 博古赋予共产国际顾问以最重要的指挥权 ..... (48)
- 

### 第四章 下车伊始

- 共产国际顾问化名李德粉墨登场,已无实际权力的毛泽东对他冷眼相看 ..... (54)
- 博古、李德决心收复黎川 ..... (60)
- 共产国际顾问电令如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疲于奔命 ..... (63)
- 

### 第五章 初战告捷

- 意外顺利取得了黎川城的周浑元,趾高气扬的同时又小心翼翼 ..... (67)
- 胜利,有时也会来得很偶然 ..... (70)
- 接读洵口大捷的战报,博古、李德等人欣喜若狂 ..... (74)
- 祝捷大会精彩纷呈,共产国际顾问目不暇接 ..... (77)

---

## 第六章 梦断黎川

- 为克复黎川,李德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83)
- 彭德怀焦头烂额,围点打援又成泡影,硝石终于可望而不可及…………… (86)
- 李德、博古执意决战资溪桥,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阵窃喜…………… (89)
- 兵败资溪桥,彭德怀对中革军委的指挥产生了怀疑…………… (94)
- 共产国际顾问听不进彭德怀的建议,但资溪桥始终夺不过来…………… (97)
- 李德重组兵力战浒湾,肖劲光未能“戴罪立功”… (101)
- 

## 第七章 荒唐法庭

- 李德老羞成怒,嫁祸于人;博古指桑骂槐,火上浇油,二人决定审判肖劲光…………… (107)
- 共产国际顾问惊叹公审会的场景,肖劲光理正辞严的申辩毫无作用…………… (111)
- 毛泽东全力保护肖劲光,李德对毛泽东的不良印象又加深了一层…………… (117)
- 

## 第八章 个人问题

- “独立房子”中,李德常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122)

|   |       |
|---|-------|
| 在瑞金城走马观花，共产国际顾问心不在焉，魂不守舍 .....          | (125) |
| 博古终于明白了李德内心的烦恼，把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妇女工作部部长 ..... | (130) |
| 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的苏区度过了“洞房花烛夜” .....            | (135) |

---

## 第九章 坐失良机

|   |       |
|---|-------|
| 南京有国民政府，瑞金有苏维埃政府，福州又出了个“中华共和国”政府 .....  | (141) |
| 毛泽东等人积极出谋划策，但李德、博古对“军阀”毫不相信 .....       | (145) |
| 蒋介石得以从容地借道苏区，风卷残云般消灭了新的“叛逆” .....       | (152) |
| “坐山观虎斗”不成，国民党军风烟滚滚重入赣，李德、博古方觉唇亡齿寒 ..... | (156) |

---

## 第十章 四面楚歌

|                                |       |
|--------------------------------|-------|
| 新年前后，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央苏区大大风光了几回 .....  | (161) |
| 敌兵压境，共产国际顾问布置“短促突击” .....      | (169) |
| 几次战斗，红军损兵折将，国民党军进逼“赤色广昌” ..... | (175) |

---

## 第十一章 生死存亡

- 敌军开始进攻广昌,李德决定亲临前线御敌…… (181)
- 巡视广昌阵地,共产国际顾问雷霆不断,最后  
不得不部分接受彭德怀的建议 …………… (186)
- 血战广昌,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国民党军直指  
瑞金 …………… (191)
- 痛定思痛,彭德怀怒骂共产国际顾问…………… (198)
- 

## 第十二章 策划“西征”

-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共产国际顾问准备撤离  
中央苏区 …………… (205)
- 情急之中,决策“西征”的“三人团”组成…………… (211)
- 北上引敌,西进探路,红七、红六军团先行开拔  
…………… (216)
- 

## 第十三章 长征路上

- 战局益加危急,上海局又被破坏,与共产国际  
失去联系的红军仓促“大转移” …………… (226)
- 浩浩荡荡的大搬家,红军浴血湘江损失过半…… (233)
- 在被剥夺指挥权后,共产国际顾问终于有了  
几分自知之明 …………… (241)

---

|                |       |
|----------------|-------|
| 第十四章 尾 声 ..... | (248) |
|----------------|-------|

---

|           |       |
|-----------|-------|
| 后 记 ..... | (253) |
|-----------|-------|

# 第一章 艰难旅程

人高马大的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农村的  
一只小船里蜷缩了两天两夜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正是中国江西的初秋季节。

夕阳衔山了，像一个圆圆的大火球，照得小河里的水波光潋滟，一部分被染成了玫瑰色，与被岸边树木的倒影妆成黑色的那一部分相映衬，甚是美观。晚风也来了，给夏热已退的黄昏注了入了一丝凉意。岸边的树上，有的叶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树枝，悠悠荡荡地飘到了水面上，顺着水流的旨意向下游漂去。但走不了多远，河水还是逐步吞没了它们。

岸边，除了树木，还有生长得非常茂盛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丛不约而同地向河里倾斜着，伸展着它们的枝条和绿叶。

在这河边的灌木丛下，很不显眼地泊着一只小木船。几个渔民样的汉子正在大口大口地吞着饭。只是他们并不很专注，而且彼此之间也不说话，个个都在用不安生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哪怕偶尔有一个小孩从岸边走过，也会引起他们的格外注意。

小小的底舱里发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盖板被推开了，一

个毛茸茸的人头露了出来。

几个正在吃饭的人都怔住了。但他们刹那间又都清醒过来。为首的一个汉子连忙紧张而又不敢高声地轻叫：“不能上来！不能上来！”但他又马上想起那毛茸茸的头虽然和一般人一样也长了两只耳朵，但却听不懂他的话。他扔下饭碗，两只手不住地往下按，用这种手势表达他语言的意思。

那毛茸茸的头乖乖地缩了回去。

“都整整两天两夜了，老是蜷在那里边也真是够难受的。”另一个汉子苦笑了一下说。

“那怎么办！”做手势的汉子说，“出来，要是碰上国民党，那不是没命了！再难受，活着总比死了好！再说，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咱，要是他真的丢了命，咱们仨的头也差不多要掉喽。”

夜幕终于拉开了，渐渐地完全笼罩了四周。河面上更加寂静，因此增加了安全的感觉。在狭小的底舱里闷了整整一个白天的人，终于获准来到甲板上。

那人爬出底舱，站到甲板上，首先迫不及待地长长地伸了几个懒腰，算是舒展了发酸的身体，然后，大口大口地呼着气。比起那几个渔民打扮的人，他几乎是整整高出一个头。在稀疏的星光下，他的眼镜和牙齿闪闪发亮。

那几个渔民模样的人正忙着一边倒水，一边摸出罐头之类的食品，侍候这个大块头、白皮肤、白牙齿、戴眼镜、满脸胡碴、黄头发的人吃饭。他们只知道他是个外国人，或者说是个很重要的外国人。他要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也就是位于江西省南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去。其他的，就一概莫知了。

那个外国人食量很大，而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转瞬间，一大堆食物就全进了他的肚里。他惬意地笑着，掏出一只长长、

硕大的烟嘴，把一枝香烟塞进去。一个汉子给他点上火，他像表示谢意一样地点了点头，然后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有滋有味地吐着一团团白色的烟雾。

护送他的这几个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但他自己自然十分清楚：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担负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推翻中国国民党的统治。

远处，有手电筒的亮光划破了夜幕，而且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不等别人示意，奥托·布劳恩便敏捷地掐灭了烟头，熟练地爬进底舱。

脚步声越来越近，手电筒的光亮不停地在船上划过，接着是纷乱的对话声。奥托·布劳恩听不懂这些中国话，但他凭直觉和经验，就知道是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巡逻兵，那些兵正在盘问那几个打扮成渔民模样护送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员。

危险，又一次临头了。

几天前，更入静之时，他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带着去年春天从苏联进入中国时使用的奥地利护照，拎着盛满衣物和美元的皮箱，悄然离开在上海的住处，来到码头，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开始了向中央苏区进发的旅程。

两天以后，这艘挂着米字旗的轮船顺利地抵达了汕头。有人在码头上接他，与他对上了暗号，把他安排进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位会讲英语的姓王的地下交通员护送他从沿海向内地进发。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外国来中国考察旅游的考古学家。

“我们马上就要到潮安县县城了。”王交通员告诉他。在快到达潮安县县城的时候，他们下了车，改为步行。进城的时候，被两名端着大枪、佩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士兵喝住。两

个士兵充满狐疑地上下审视着眼前看上去有点稀奇古怪的人，枪上的刺刀明晃晃地发着寒光。这儿是通向共产党占据的中央苏区的重要路口，国民党士兵正在例行严格的检查。面对盘问，奥托·布劳恩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脸上作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来。胖胖的王交通员却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介绍说，他陪同的是一位奥地利国的友人，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专程来中国考古。到这儿来，是因为他听说附近有一座古庙，而他偏偏又对这座古庙很有兴趣。

滴水不漏的解释，合法的外国护照，使盘查的士兵看不出什么疑处。而且，他们是奉命检查“共匪”和那些有可能向“匪区”偷运物资的人，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会有外国人朝“匪区”跑。两人放下枪，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

化险为夷了。以后一路顺利，他们很快到达了韩江。王交通员把他交给已经在那里等待着的另一名交通员，就匆匆告辞返回了。这新交通员很是负责，但遗憾的是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言，不像王交通员那样曾在基督教学校读过书，在军阀冯玉祥的军队里担任过牧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他，虽然在上海闲得无聊的时候也学了点汉语，但毕竟微乎其微，因此与新交通员之间无法进行任何交谈。他只能随着他走，跟他来到这只小船上，爬进狭小的船舱。

空间的压抑，空气的沉闷，孤独的寂寞，奥托·布劳恩无可奈何地忍耐了五十个小时。而更可怕的是危险又一次逼近，而且比上一次要凶险得不知多少倍！上一次毕竟有公开的身份作掩护，合法之外还有合情合理的因素，在紧要关头可以用来巧辩。而这次，一旦被发现，只怕是即使把德国的骄傲——哲学大师康德请来，也只能哑口无言了——一个有身份的奥地利人，居然蜷缩在中国农村的小渔船里，怎么解释也都于情理不通。

奥托·布劳恩大气都不敢出，心脏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着。“绝不能被发现！绝不能暴露真实的身份！”他一遍遍地暗中警告自己，鼓励自己。但他更知道，自己此时此地已是束手无策，书写结局的笔掌握在别人手上——掌握在那群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身上，他只能听从于命运的摆布。

突然，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有人跳上了船。重重的脚步声就在头上不停地响起，粗鲁的吼叫声更加清晰可闻。奥托·布劳恩觉得那只无形的巨手一下子把他的心脏攥死了，他浑身的血液刹那间停止了流动。

“完了！”共产国际派遣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小船又猛烈摇晃了一阵，接着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奥托·布劳恩终于渐渐清醒过来，恢复了意识。啊，上帝保佑，又一次死里逃生了！那几个巡逻兵一时粗心，没有下船舱，没有发现他。

他又一次庆幸。他知道万一暴露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身份不仅和他自己年轻的生命紧紧相联，更与派遣他的人们拴在一起。一旦暴露，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而且他的派遣者也将面临难堪。

### 死里逃生之后，小船终于缓缓而行

可怕的脚步声早就听不见了。尽管夜越来越深，河面上的风越来越大，但小小的船舱仍然很闷。奥托·布劳恩睁着眼睛躺着，烦躁不安地听着从甲板上传来的那几个交通员香甜的鼾声。他已经迷迷糊糊地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此时自然毫无困意。

刚才的险境让他惊魂难定，所以也无心思再上去。

到这只小船里，已经整整两天两夜了，怎么还不开船呢？奥托·布劳恩既焦躁不安，又疑惑不解。他努力让自己的修养压抑着情绪，不让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当然，语言不通，他也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表达。他突然觉得自己此时此地如同一只珍贵的动物在被运送的途中，不管这动物多么价值不菲，但也只能听任搬运者的处置。

老呆在这儿，还会碰上什么事呢？天知道明天还将发生什么事，天知道前面还会有多少危险！越思越想，奥托·布劳恩越发不寒而栗。自己才三十三岁啊，往日的辉煌历历在目，胸中的抱负正待施展，而如果真的在此地丧生，实在太不值得了。

“忍耐、坚持，到了共产党的苏区，一切就都好了！”奥托·布劳恩在心里这样鼓励、安慰自己，又把双手在胸前合成十字，虔诚地闭上眼睛，默念着：“上帝保佑！共产国际保佑！”

共产国际，对奥托·布劳恩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而且颇具些神秘色彩的字眼。

19世纪的40年代，当英、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逐渐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风云际会之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预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共同行动的结果，要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到在历史紧要关头取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彼此隔离的现象，从而奠定工人运动国际团结的基础，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而这个国际性的组织，既要争取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国际性目标，也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经济、政治特点和该国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完成各国自己的任务。

两位世界巨人为了这个目标，百折不挠，呕心沥血地奋

斗着。

终于，历史的契机降临了。1863年1月22日，波兰人民为反抗沙俄的殖民主义统治，举行了武装起义。继而高举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于5月宣布独立，建立了波兰国民政府。很快，沙皇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一年的7月22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召开大会，声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大会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并建议召开有美、德、法、英、意、波兰等国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大会。马克思参加了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热烈的欢呼声中，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哲尔高声宣布：“全世界工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建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组织就这样诞生了，它的名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史称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八年以后，由于各国反动政府的刁难和迫害，也由于内部的种种矛盾，国际已经无法正常运转。1876年7月15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城宣告解散。

十三年后的7月14日，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国际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和激化，最终从名存实亡走向彻底破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建立新的国际的想法，在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而

且，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革命风起云涌，芬兰、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瑞典、希腊、德国等国的共产党相继建立，更为建立新的国际提供了成熟的条件。1919年3月12日，也是三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名代表聚会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开宗明义：“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为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奋斗。”

奥托·布劳恩清楚地知道第三国际建立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名义上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但实质上已经以苏联为核心。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共是世界上第一个夺取执政权的共产党，而且，它还拥有任何一国共产党都望尘莫及的武装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完全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共产国际在成立的第二年，即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帮助策划建立共产党，次年又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的首次代表大会并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并协助制定了中共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就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往来更加频繁。后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索性搬到莫斯科去开。中共的领导人选，都由共产国际指定。

而今，他，奥托·布劳恩，也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派遣，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国度！但是，比起维经斯基、马林等帮助中国建起了共产党的人，他有着特殊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在此时的中国，国民党执掌着政权，共产党及其部队还被称作“共匪”，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名正言顺的外交关系。想到这里，奥托·布劳恩的脑海便浮现出一身戎装的斯大林及其视为格言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武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于是，奥托·布劳恩又觉得这个威风凛凛的世界巨人真的有些不可思议的手腕——一边甜笑着与某个国家的政府进行着交往，一边不择手段地使用种种方法去企图推翻它。按照斯大林的论断，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自然就是军事了。共产国际在直接操纵和干预中共党内事务的同时，又不断地从苏联派遣一些军事专家和顾问到中国，参与中共武装斗争的决策。奥托·布劳恩就是其中的一员。

接受了任务，刚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劳恩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经过了简单的准备，十四天后，他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登上了横越西伯利亚的快车。到了满洲里，从那儿换车，到了中国的哈尔滨。他住在那所颇有俄罗斯情调的中国东北城市，数次从那儿到了南方的上海，观察、了解情况，并与中共中央秘密取得了联系。这几次旅行像从苏联到哈尔滨一样，顺利安全。到了1932年的秋天，奥托·布劳恩正式走马上任，移居上海。

刚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住在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几个星期后，为了取得一种能够使自己不受怀疑进行活动的社会背景，又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

奥托·布劳恩很快熟悉了这座中国的东方都市。黄浦江的江面上，停靠着一艘艘飘扬着太阳旗、米字旗、星条旗的外国军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外国人的警察耀武扬威；市场上满目的进口货；在跑马场、赛狗场和林立的舞厅与夜总会，赚足

了中国人钱财的人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而在港口和街道上,到处是骨瘦如柴的苦力和乞丐。

此时的上海,表面上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警探们,白天把大的工厂搜了又搜,夜晚把居民区查了又查,还有便衣军警暗中盯梢、跟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几年中间,数以千计的人或被杀头,或被枪决,甚至被绞死。而对这种社会冲突的认识,除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比较敏感外,其他市民大体上是模糊的。

在这种情况下,奥托·布劳恩尽管有护照,又在“租界”里居住,危险很小,但也不得不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小心谨慎地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布置的活动。特别是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的前车之鉴,更让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公开的场合,他只与外国人交往,偶尔到俱乐部去散散心,也尽量速去速回,力争不引人注目。暗中,他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保持着秘密接触。

与中共领导接触,通常每周一到两次。奥托·布劳恩由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带领,悄悄到中共的秘密办事处去。每次都加倍小心,看清窗台上设置的平安信号才敢进去。在那儿,奥托·布劳恩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博古以及洛甫等人,常常就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共产国际与设在江西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主力红军保持着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共中央的电台。沟通三方的联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都由这几个人在这个秘密办事处完成。奥托·布劳恩曾经好几次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的附有草图等等的形势报告,通过信使安全转送到莫斯科,让上司很是满意。

刚刚过去的事历历在目。虽然也是地下工作,但却比现在